

編按：本文為讀者投書。「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雖然不算一本新書，但是書中所提到的各類「常識」，在現在卻仍有相當的解釋力，因為台灣關於中國仍然有種種的言論，不論是過度美好的幻想，或是妖魔化，都讓中國的真面目更難掌握，鄭明麗的文章，或可以視為本書的一個導讀。



作者：陳破空

出版社：博大國際文化

出版日期：2007年6月

中國旅美經濟學者、時事評論員陳破空，他把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以來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以提問方式的標題，寫成短小精練的篇章，集錄百篇而成《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陳破空獲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管理（經濟學）碩士，在中國曾經兩度入獄，坐牢近五年。筆者閱讀這本三年前出版的書，腦子裡卻會不時的浮現新近發生的時事，來印證他在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常識。

今年7月7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版，有一篇現任國軍高雄總醫院上校主任廖念漢的投書，他說：「今天是『七七抗戰』七十三週年紀念日，記得從進軍校的第一天開始，校史館中所陳列之文物典籍，都明確告訴我們對日抗戰是國軍打的，至今我們依然堅信不移。」其實，不只是軍校，台灣的教科書都是這麼寫的，所以就算不讀軍校，台灣人也都知道這樣的史實。

不過，廖念漢接著提到：「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偶悉對岸竟然說抗戰是毛澤東帶著八路軍打贏的；他們課本上是這樣寫的，他們老師是這樣教的，他們政府是這樣說的：『抗日英雄』沒有一個是國軍官兵。」

關於中共篡改國軍對日抗戰的史實，筆者在2005年年初知曉此事，那時一位前上海醫院小兒科主任、1995年嫁到台灣成為媳婦，她表示，看了《九評共產黨》一書才知道，原來八年的浴血抗戰是蔣介石領導對日抗戰，而不是中國教科書所寫的是共產黨打的。那本2005年年初出版的《九評共產黨》，筆者也看了，卻不知道那段台灣民眾所熟知的抗日戰爭史實，對於大陸同胞竟是被蒙蔽多年。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國民撒了那樣的彌天大謊，真是太不可思議；而兩岸交流那麼頻繁，台灣民眾或專家學者知道共產黨在對日抗戰史實造假的有多少呢？恐怕那些研究中國大陸

的學者都不見得知道，除非聽到或看到這方面真相的揭露。

在《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一書中，則把這列為一個常識——第4個常識〈誰領導了抗日戰爭？〉，作者在最後一段寫著：「中共謊編教科書，自稱『領導了抗日』。然而，默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領導抗日戰爭的，是中國國民黨；破壞和利用這場衛國戰爭的，是中國共產黨。正邪自清，忠奸分明。」在書中的兩頁內容裡，言簡意賅的說明，不但破除了共產黨捏造史實的謊言，也讓自由世界認識、了解到靠「暴力」與「謊言」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的又一例證。

中國沒有言論、新聞自由，中共靠著一言堂的媒體來為官方宣傳，謊言講百遍也成了真理。著有《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一書的作家鄭義在推薦本書說：「我們這些被驅逐的流亡者，無非是想在鋪天蓋地的謊言裡，說幾句真話罷了。」而在這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裡，海外欲得知中國新聞往往透過中國官方媒體，那麼，海外獲得的是中國新聞的真相，或是中共所宣傳的黨文化呢？

以兩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為例，地震前，在3月份時，西藏首府拉薩發生激烈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隨即鎮壓，引發中國西部許多地方的藏區騷亂，西藏事件點燃了海外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浪潮。因為西藏抗爭事件，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緊張，而地震後，西方對中國的批評驟然冷卻，反倒是出現一片讚賞之聲。為什麼？因為中國政府透過電視畫面與文字報導，不斷傳達給世人的是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迅速組織力量開展抗震救災活動。

在《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的第11個常識〈是天災還是人禍？〉，陳破空就寫了：「舉凡薩斯瘟疫、禽流感、愛滋村、層出不窮的礦難等等，中共的『輿論導向』，都著墨於『黨和政府的關懷』、『災情得到控制云云』。人為鬆弛預警機制，再埋人禍於未來。」

陳破空以上所言，可由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今年5月的評論〈中國開放512川震報導了嗎？〉得到印證，張錦華指出，最近有一篇研究論文分析《人民日報》如何報導汶川地震，結果發現：「《人民日報》著重報導政府與救難人員的辛勞，內容卻很少提到災民。一個月內的消息來源引用頻次共計1,345次，但卻只一成提到災民，也是正面歌頌重建恢復的速度快、災民都得到安置等『美好』情況。而對於家屬質疑學校建築偷工減料、官員貪汙腐敗等抗議事件都隱而不報，完全缺乏新聞媒體應有之正確告知、監督問責等功能。」台灣閱聽人從傳媒上看到汶川地震的報導，是否意識到了中國政府藉著救災在自我宣傳「黨和政府的關懷」？

四川大地震顯著的一件事情是，由於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在地震中倒塌，導致很多正在上課的中小學生被活埋死亡，一些學校學生死亡人數甚至超過一半，家長悲痛欲絕。死亡學生家長、救援人員、部分官員發現，坍塌校舍周圍的一般建築物及有20年房齡的舊樓房都未見坍塌，有關學校質量問題受到輿論強烈關注。

陳破空在第27個常識〈如何看待中國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談到在大陸的工程建設中，偷工減料，製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時常發生橋垮路陷樓塌人亡的醜劇與悲劇。那些意外事件可能沒引起海外太大的注意，倒是汶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工程」震驚了中外。《泰晤士報》在都江堰引述當地人的話說：「瞧瞧周圍所有的建築，它們同樣高，但是為什麼單單是學校倒塌？這是因為建築承包商從我們的孩子身上撈油水。他們偷工減料，使用不合格的水泥，但政府視而不見。」《亞洲週刊》在〈校舍豆腐渣工程〉一文報導：「從現場情況判斷，這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鋼筋不合標準，『這麼細，根本不是鋼筋，是鐵絲。』」

「共產黨變了嗎？」相信不少人有這樣的看法。去年正值六四屠城二十週年，當時馬英九

發表紀念專文，稱讚中共「最近十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而呂秀蓮也附和道：「不能再把中國當作六四天安門的共產黨。」其實，在六四的前幾天，總部設於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去年五月底發佈年度人權報告，再度尖銳批評中國人權狀況在2008年奧運之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繼續惡化。

以上兩位台灣領導人，不知是對於中國的認知非常貧乏，還是為了討好北京而昏頭？倒是可以看出本書的第93個常識——「共產黨變了嗎？」這正是自由世界人士常會有的迷思，陳破空認為中共並沒有變。從以上「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報告，我們也可以問道：「中國人權狀況更加惡化，共產黨變了嗎？」

今年7月30日，中國國防部提出，撤除在福建沿海的導彈，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並表示，撤導彈困難不大，主要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然後，就引起台灣這邊熱烈的討論與回應。就筆者的認識，中國內部問題重重，千瘡百孔，雖然近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只是擺擺姿態，唬唬人罷了。陳破空在第5個常識〈誰是海峽兩岸分裂的禍首？〉，也分析了導彈的問題，他說：「中共為了掩蓋其壓制和迫害中國民眾的罪行，淡化自身惡劣的人權紀錄，中共以反『台獨』為名，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期轉移國內外視線。為此，中共堆積大量導彈、軍機、軍艦，作勢恐嚇台灣人民。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稱其為《反獨立法》或《國家統一法》，證明中共心虛，並不敢輕舉妄動。」台灣的官方或政論專家學者，大都把中共堆積導彈看成中共很強大似的，或是軍事威脅，較少觸及到中共是在狐假虎威，是在掩飾，或轉移自身的矛盾、問題。

這則常識還提及，中共處處打壓台灣，封殺台灣外交空間。並且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時，中共不准他國救濟物質運往台灣；薩斯瘟疫由中國大陸傳向台灣時，中共阻撓世界衛生組織救助台灣。這不禁令人想起，在扁政府時期，國民黨失意的政客前往中國尋求慰藉；馬政府時期，中國官方代表來台灣，台灣政商爭相邀宴。那些政客、政商都把中共的冷血與敵意，輕易的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馬政府執政這兩年多，開放兩岸交流，媒體時常報導，中國大財團來台採購或投資云云，好像中國多富有似的。「中國人富起來了嗎？」陳破空在第37個常識指出，中國號稱「世界最大市場」，但中國人消費水平竟低於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的20%，等同於非洲窮國。第40個常識〈中國人為什麼要偷渡？〉提及，除了普通民眾外逃，中共大小官員也在外逃，無疑是對中共所宣傳的「盛世論」的嘲弄與否定。可我們的馬總統不是說，簽了ECFA將會有「黃金十年」；中國人對中共政權沒信心，紛紛外逃，而台灣總統卻是對中共政權信心十足。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中國？本書封面有句文案——「驅破後極權時代之迷霧」，我們就來等著這迷霧漸漸散去的時候，會顯現出一個甚麼樣的中國。

第69個常識〈如何看待中共的政改？〉，最近剛好發生一樁相關新聞。2010年8月初，解放軍中將劉亞洲接受媒體專訪時，他直言一個制度若不能讓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將「必然滅亡」，並且預言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要發生。

中共走到今天這個地步，黨內還會真的有改革派？共產黨在1946年還高喊過民主、自由的口號，家喻戶曉。可是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卻是血腥奴役人民61年。後來共產黨儘管說改革，說了多少年，但是人們已經不再相信了。劉亞洲的這一番說辭，一般認為只不過是說說而已。陳破空在書中也表示，根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絕大部分中共官員對「政改」不感興趣，因為它們是既得利益者。

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大年初三時，重申他在大選期間提出的文化政策，其中一項是，有系統地與歐美國家社區合作設置「台灣書院」，主要目的是為了「抗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其實，孔子學院並不是在推廣中華文化，台灣沒有必要去抗衡孔子學院，中國政府只是以孔子為幌子罷了。

中國政府利用當前全世界學習中文的熱潮，在全球多個國家普設「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作為提供海外學習漢語的場所。可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胡錦濤或是共產黨的任何中央人士提到孔子，也沒有談到儒家。因此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它最高的意識形態。

陳破空在第42個常識〈中共代表中國文化嗎？〉，也在破除一個很大的誤區——把中共視同中國。他說，像仁義禮智信、敬天畏神、以民為本，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美德。這些在共產黨裡都付諸闕如，他認為，中共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敵人。

在第80個常識〈是「中國威脅」還是「中共威脅」？〉，也是在明辨「中國」不等於「中共」，陳破空認為「中國威脅論」是中共自己炒熱的話題，正確說法應該是「中共威脅論」。中共當權後兩次最大的軍力調動——文革與六四，都是以中國民眾為劍靶，所以威脅是來自於共產黨。

鄭義認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一書，「略感不足的是，這些文章畢竟太短了。再長一些，道理可能講得更充分。」中國著名異議人士、《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在另一篇推薦序中表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講出了樸素的常識，更在於它鼓勵讀者獨立思考。」誠然，筆者認同胡平的見解，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以透過一些時事來思索，書中內容講得是否有道理，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

「本來，破空的許多長文章也十分精采。」鄭義在推薦序中如是道。書後有一篇「代後記」——〈巴山淒冷，蜀水蒼涼——童年憶舊〉，陳破空敘述他是在恐懼中長大。「文革」開始時，他不到三歲，「文革」結束，他也才13歲。他說，「三歲定終生」，「文革」不僅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並有深刻的影響。他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自「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

在那篇三千多字的童年憶舊，令筆者印象深刻倒是他的父親。他父親被人用大粗繩野蠻地捆走，用鋼鐐瘋狂地毒打，按在地上批鬥，跪在玻璃渣上，膝蓋血流如水。半夜他母親為父親敷藥療傷，一陣低低的啜泣把陳破空驚醒，他嚇得沉睡過去。他的二伯被中共以「土改複查」為名遭鎮壓，然後被槍斃。陳破空的母親因為長期置身恐怖、驚嚇、哀傷、生活重壓，積勞成疾，1972年初離世時才34歲。

可是到了「文革」末期，身為中學教師的陳父卻教學生唱歌頌「文革」的歌；而且在「文革」後期與結束後許多年，陳破空的父親一直迷信「毛主席」，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甚麼都是別人的錯。直到1989年，陳破空因為呼喚民主而遭共產黨投入大牢，他父親連探望兒子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陳父才真正的覺悟。陳破空出獄後，發現父親已經不再迷信「毛主席」，完全看穿共產黨的本質。

陳父經歷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文革」對他批鬥、毒打，妻子積憂成疾而早逝，二哥被槍殺，可是陳父卻一直對「毛主席」感恩戴德，直到兒子入獄才清醒過來。共產黨實在太可怕了，對人殘酷迫害，還叫人要感激，令人想起「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人逐漸地失去自我意識，最後完全接受匪徒的觀點。

台灣當前也不乏犯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士，或是對於中國只在乎政商的利益，缺乏對中國繼續惡化的人權問題的關注。

作者鄭明麗為自由撰稿人